

抱朴子內外篇

八





抱朴子內外篇

(八)

葛洪撰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四

眞十二

吳失

抱朴子曰吳之杪季殊代同疾知前失之於彼不能
改弦於此鑒亂亡之未遠而躡傾車之前軌覩枳首
之爭莓而忘同身之禍笑蟣蝨之宴安不覺事異而
患等見競濟之舟沈而不知殊塗而溺均也余生於
晉世所不見余師鄭君具所親悉每誨之云吳之晚
世尤劇之病賢者不用滓穢充序紀綱弛紊吞舟多
漏貢舉以厚貨者在前官人以黨強者爲右匪富匪
勢窮年無冀德清行高者懷英逸而抑淪有才有
力者躡雲物以官躋主昏於上臣欺於下不黨不得

競不進背公之俗彌劇正直之道遂壞於是斥鷃因
驚風以凌霄朽舟託迅波而電邁駕鳳卷六翮於叢
棘鷁首滯潢汙而不擢矣秉維之佐牧民之吏非母
后之親則阿諂之人也進無補過拾遺之忠退無聽
訟之幹虛談則口吐冰霜行已則濁於泥潦莫媿尸
祿之刺莫畏致戎之禍以毀譽爲蠶織以威福代稼
穡車服則光可以鑒豐屋則羣鳥爰止叱吒疾於雷
霆禍福速於鬼神勢利傾於邦君儲積富乎公室出
飾翟黃之衛從入遊玉根之藻梲僮僕成軍閉門爲
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有魚滄濯裘之儉以竊

之汙雖造實不沐嘉旨之俟飢士不蒙升合之救而金玉滿堂妓妾溢房商販千艘腐穀萬庾園囿擬上林館第僭太極梁肉餘於犬馬積珍陷於帑藏其接士也無葭莩之薄其自奉也有盡理之厚或有不開律令之篇卷而竊大理之位不識几案之所置而處機要之職不知五經之名目而饗儒官之祿不閑尺紙之寒暑而坐著作之地筆不狂簡而受駁議之榮低眉垂翼而充奏劾之選不辨人物之精粗而委以品藻之政不知三才之軍勢而軒昂節蓋之下屢爲奔北之辱將而不失前鋒之顯號不別菽麥之同異而忝叨顧問之近任夫魚質龍文似是而非遭水而

喜見獯卽悲雖臨之以斧鉞之威誘之以傾城之寶
猶不能奮鉛鋒於犀兕騁驚蹇以追風非不忌重誅
也非不悅美賞也體不可力無自柰何而欲與之輯
熙百揆弘濟大務猶託萬鈞於尺舟之上求千鍾於
升合之中繼芻狗而責盧鵲之効縛鷄鶩而崇鷹揚
之功其不可用亦較然矣吳主不此之思不加夕惕
佞諂凡庸委以重任危機急於殲斃亡徵著於日月
而自謂安於峙嶽唐虞可仰也目力疲於綺粲而不
以覽庶事之得失耳聰盡於淫音而不以證獻言之
邪正穀帛靡於不急而不以賑戰士之凍餒心神悅
於愛媚而不以念存亡之弘理蓋輕乎崇替之源而

忽乎宗廟之重者也鄭君又稱其師左先生隱居天
柱出不營祿利不友諸侯然心願太平竊憂桑梓乃
慨然永歎於蓬屋之下告其門生曰漢必寢耀黃精
載起續樞紐於太微迴紫蓋於鶉首聯天理物光宅
東夏惠風被於區外玄澤洽乎宇內重譯接武貢楫
原注侯古切盈庭蕩蕩巍巍格于上下承平守藏本誤作字從舊寫
改文因循甚易而五弦謚響南風不詠上不獲恭已
之逸下不聞康哉之歌飛龍翔而不集淵蚪蟠而不
躍騶虞翳於冥昧朱華牙而未秀陰陽相沴寒燠繆
節七政告凶陵谷易所殷雷鞠磻於龍潛之月凝霜
肅殺乎朱明之運玉燭不照沈醴不涌郊場多壘嘉

生不遂夫豈

藏本作其豈
今從舊寫本

他哉誠由四凶不去元凱

不舉用者不賢賢者不用也然高概遠量被褐懷玉

守靜潔志無欲於物藏器淵滂得意遺世非禮不動

非時不見困而無悶窮而不悔樂天任命混一榮辱

進無悅色退無戚容者固有伏死乎甕牖安冑銜沾

以進趨揭其不貲之寶以競燕石之售哉孔墨之道

昔曾不行孟軻揚雄亦居困否有德無時有自來耳

世無離朱皁白混焉時乏管青騏蹇糅焉磧礫積於

金匱瑾瑜委乎溝洫匠石緬而遐淪梓豫忽而莫識

已矣悲夫我生不辰弗先弗後將見吳土之化爲晉

域南民之變成北隸也言猶在耳而孫氏輿櫬抱朴

子聞之曰二君之言可爲來戒故錄于篇欲後代知
有吳失國匪降自天也若苟諱國惡纖芥不貶則董
狐無貴於直筆賈誼將受譏於過秦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四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五

守壻

抱朴子曰余友人有潜居先生者慕寢丘之莫爭簡
壻土以葺宇銳精藝文意忽學稼屢失有年飢色在
顏或人難曰夫知禮在於廩實施博由乎貨豐高出
於有餘儉生乎不足故十千美於詩人食貨首乎八
政躬稼基克配之業耦耕有不改之樂奇士之居也
進則侶鴻鸞以振翮退則參陶白之理生仕必霸王
居必千金是以昔人必科膏壤以分利勤四體以稼
穡播原菽之與與茂嘉蔬之翼翼收甃秬之千倉積
我庾之惟億出連騎以遊畋入俟服而玉食而先生

之宅此也亢陽則出谷颺塵重陰則滔天凌丘陸無
含秀之苗水無吐穗之株稗糲曠於圖廩薪爨廢於
庖廚怡爾執待免之志坦然無去就之謨吾恐首陽
之事必見於今丹山之困可立而須人爲子寒心子
何宴然而弗憂也夫覩機而不作不可以言明安土
而不移衆庶之常事豈翫鮑者忘蘭而大迷者易性
乎何先生未寤之久也鄙人惑焉不識所謂夫袞冕
非禦鋒鏑之服典誥非救飢寒之具也胡不眎沃衍
於四郊躬田畯之良業捨六藝之迂濶收萬箱以賑
乏乎潜居先生曰夫曠者不可督之以分雅鄭瞽者
不可責之以別丹漆井鼃不可語以滄海庸俗不中

說以經術吾子苟知老農之小功未喻面牆之巨拙
何異拾瑣沙而捐隋和向炯燭而背白日也夫好尚
不可以一概杞趨舍不可以彼我易也夫欲躋閭風
陟嵩華者必不留行於丘垤意在乎游南溟汎滄海
者豈暇逍遙於潢洿是以注清聽於九韶者巴人之
聲不能悅其耳烹大牢饗方丈者荼蓼之味不能甘
其口鵠鵬戾赤霄以高翔鵲鴿傲蓬林以鼓翼洿隆
殊途亦飛之極晦朔甚促朝菌不識蜉蝣忽忽於寸
陰野馬六月而後息儵魴汎濫以暴鱗靈虯勿用乎
不測行業乖舛意何可得余雖藜藿之不充而足於
鼎食矣故列子不以其乏而貪鄭陽之祿曾參不以

其貧而易晉楚之富夫收微言於將墜者周孔之遐武也情孳孳以爲利者孟叟之罪人也造遠者其能兼通於岐路有爲者莫能竝舉於耕學體瘁而神豫亦何病於居約且又處堦則勞勞則不學清而清至矣居沃則逸逸則不學奢而奢來矣清者福之所集也奢者禍之所赴也福集則雖微可著雖衰可興焉禍赴則雖強可弱雖存可亡焉此不期而必會不招而自來者也故君子欲正其未必端其本欲輟其流則遏其源故道德之功建而奢靡之門閉矣姜望至德而佃不復種重華大聖而漁不償網然後玉璜表營丘之祚大功有二十之高何必譏之以惰嬾而察

才以相士乎夫二人分財取少爲廉余今讓天下之
豐沃處茲邦之褊塉舍安昌之膏腴取北郭之無欲
誠萬物之可細亦何往而不足哉北辰以不改爲衆
星之尊五嶽以不遷爲羣望之宗蟋蟀屢移而不貴
禽魚鱗深則逢患方將墾九典之蕪蕨播六德之嘉
穀厥田邈於上土之科其收盈乎天地之閒何必耕
耘爲務哉昔被衣以弃財止盜庾氏以推璧厲貪疏
廣散金以除子孫之禍叔敖取壻以弭可欲之憂牛
缺以載珍致寇陶谷以多藏召殃得失較然可無鑒
乎於是問者抑然良久口張而不能噓首俛而不能
仰慨而嗟乎始悟立不朽之言者不以產業汨和追

下帷之績者不以窺園涓目子以臭籬之甘呼鴛鳳
搯蟹之計要猛虎豈不陋乎鄙哉子之不夙知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五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六

安貧

抱朴子曰昔漢火寢耀龍戰虎爭九有幅裂三家鼎據有樂天先生者避地蓬轉播流岷益始處昵於文休末見知於孔明而言高行方獨立不羣時人憚焉莫之或與時二公之力不能違衆遂令斯生沈抑衡華齒漸桑榆而韋布不改而時主思賢不聞不知當途之士莫舉其貢潛側武之陋巷竄繩樞之蓬屋進廢經世之務退忘治生之事藜糲屢空朝不謀夕於是偶俗公子造而詰之曰蓋聞有伊呂之才者不久滯於窮賤懷猗頓之術者不長處於飢寒達者貴其